

世界文學全集

盧

騷：

盧 騷 懺 悔 錄

蘇

德

曼：

憂

愁

夫



喬

治

桑：

鬼

池

32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 32

精裝39大冊

定價10600元

編纂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喜美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114號

總經銷：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門市部：台北市萬大路576號

電話：3019692·3038722·3077633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

目 録

第一章	(一七一九—一七二三年)	一
第二章	(一七二八—一七三二年)	三二
第三章	(一七二八—一七三一年)	六八
第四章	(一七一—一七三二年)	一〇七
第五章	(一七三二—一七三六年)	一三〇
第六章	(一七三六年) ……	一四九
第七章	(一七四一—一七四九年)	一七五
第八章	(一七四九—一七五六年)	二〇二
第九章	(一七五六一—一七五七年)	二一九
第十章	(一七五八—一七六〇年)	二五二
第十一章	(一七六一—一七六二年)	二六一
第十二章	(一七五二—一七六五年) ……	二六八

第一章（一七一九—一七二三年）

我着手做一件工作，這工作過去是無例可援，將來呢，也沒有能模仿的人。我要將完完全全一個人寫給世人看；這個人就是我自己。

只有我一個人吧。我瞭解我的心，我曾把人類研究過。我跟我所認識的人沒有一個相像，也許全世界沒有一個人和我相像。我雖然不一定比旁人好，可是至少與衆不同，大自然造我這個人，是好是壞，却是要看完這本書再判斷了。

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最後的喇叭一響，我就要手裏拿着這本書，站到那至高無上的主宰面前，大聲說道，這是我的行爲，這是我的思想，這就是我。無論是好事惡事，我都一樣自由地大膽地敘述出來；我不隱瞞什麼罪惡，也不加添什麼功德。如果我有時候用一點詞藻，那是因爲我記憶有些模糊，只好加幾句話來添空白了。我也許自以爲某件事情似乎是可能的，然而我決不將明知是假的東西認爲其真。我宣言這就是我；有時候卑劣可鄙，有時候却道德，大寬，而高尚——簡直像你看到了我最深的靈魂一樣，永生的神！無數的我的同類環繞着你的寶座，請他們聽我的自白，讓他們爲我的受辱而懷傷，讓他們爲我的不幸而臉紅，讓他們每一個人和我一樣忠誠地輪流在你的座前將他們的心事說出，如果他膽敢，那麼讓他說，『我比那人好。』

我一七一二年生於日內瓦。父名以撒。盧騷(Isaac Roussseau)，母名須桑。貝那，都是公民。祖上傳下相當的資產，被十五個孩子一分，父親所得的實在很少很少。他的職業是鐘錶匠，技能精確，這就是他唯一的工作。母親是牧師的女兒，很有錢，並且賢慧端莊我父親盡牛虎之力才能和她結合，他倆的愛情彷彿從小就萌芽了，八九歲時即已兩小無猜同遊共步，到了十歲他倆就如膠似漆形影不離了，這全是一種真情的流露，由親蜜的往來而形成了同情的結合。他倆自幼好像就溫柔多情的，因靈感的一致而生出愛慕，因愛慕而愈堅定他倆的信守。這種精神的諸合，與其說人定的，倒還不如說是天定的來得確切些。無情的社會雖常阻礙着有情人的維繫，可是正因困難愈多，而愈增加有情人真摯的愛情呢！少年情郎爲愛人而魂夢無主，肌肉也瘦削了。愛人爲稍免他的結檣起見就勸他駕言出遊。藉解憂愁，他雖聽了她的話而旅行去了，可是眠思夢想，一日未能忘懷，也許比以前更多情呢！他倆自經過了這番相思愈覺得頃刻不能相離，大有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之慨，而彼蒼天者，也似在默佑他倆的好合呢！

我母親的弟兄伯。貝那也同我父親的妹妹有了愛情呢，但我的姑母却要我的父親和他的妹妹訂婚後才允許他倆成爲膩友，結果天從人願，花好月圓，兩對少年愛侶，愛情達到了頂點時，便同在一日結婚了，因此我的舅舅就是姑丈了，而雙方的子女也就親上加親，而成爲雙料的姑表兄妹了。婚後一年雙方都抱了小孩，但不久雙方的丈夫又因事不能不捨棄他們的

甜蜜伴侶了！

我的舅舅是一個工程師，曾替希臘王國及匈牙利做過事，而且在勃格特的那一役立了戰績。至於我父親自生了我的哥哥以後，便到土耳其京城君士坦丁堡去做卸用的鐘匠了。在這段離別中，我那個端莊賢慧，又能幹的母親，很受了世人的崇慕呢，尤其法國公爵克羅對她極獻殷勤，甚至在三十年後碰到我時還對我提起她的一切。可是我的母親愛情專一，對她男人失守貞節。她催我父親回家。他也就棄了一切不久回來了。我是在這段時期內所醞釀的孽障，十月之後，就生下我這個病弱的軀體，而我的母親也就因難產而永離人間。從那一刻我的一生的悲劇也就此發端了。

我雖不知道我父親如何忍受這種悲哀，我只感到他的鬱鬱寡歡，若有所失，他一起想起她，也就看見我，他永不會忘却我是換了她的生命的人，他抱着我親嘴時，我幾乎常感到他的悲吁歎息，寄怨恨悽苦於無窮的溫柔撫愛中，我因更感覺他的撫愛的溫善和悲哀了，他當對我說：『傑克呀，我們來談你母親吧，』我也就答着：『父親呀，我們要傷心的哩！』就只這一句話，就已打動他的心緒而淚下如綆了。『唉！』他歎息地向我說：『把她交還給我好可愛的心靈得到慰藉我疼愛你難道就因為你是我的兒子之故嗎。』他的愛妻死了雖已四十年了可是他對於她印象極為深刻談話之中老是念念不忘她呢。

我的主宰者就是如此的一種人彼蒼賦與與他們一切他們只遺下給我一個多感的心情而這

個多感的心情而這個多感的心情，在他們看是快樂的源泉，而以我看却是一切苦惱的端緒了。

我自呱呱墜地；就帶來了泌尿病，幾瀕於危，很難有發育的希望的了。它雖時發時愈，可是有時甚且會變成癆的病症，如今還受着它的苦痛呢！我寫到這兒，我真要感謝我的姑母，她費盡了心血纔把我撫養大了，她那時是一個端莊幹練的少婦，她如今尚健在，雖已八十多歲的高齡了，可是仍服事她的年紀較少而嗜酒的丈夫哩。親愛的姑母啊，你救我的生命，我不怪你呀，只恨我不能在你邁年報你以前鞠育的恩惠呀！還有我的親愛的乳母茄克令也還健在，我既爲她的手而啟了我的眼睛，死時也得靠它混合的呀！

人類的本能大多是先有感覺而後產生思想，而我尤甚，我記不起五六歲前的往事了，我如何去唸書，也已茫然，如今不過稍稍憶得那時的唸書和效果罷了。自此之後，我便開始認識了。我的母親遺留下的很多小說，父親常同我在晚飯後共看看。其實只爲着學習字句而已，可是後來我對它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了。如此我和父親每晚廣續着看唸，不終卷必不肯罷手，有時竟達天曙，父親聽見小鳥吱啁必慚愧地說着：『我們該睡了；我好像比你更小小孩哩！』

如此短時期內，因了不適合的方法，我對於看讀固已日漸精鍊。而且在我這小小的年紀，竟給無謂的情慾把持了。對於一切，我未有真知灼見；就是所謂情慾，也何嘗了解呢。實

實際上我只有感覺。這種冒昧的情慾，因在理性發生之前，尚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因此它漸漸成爲一種異樣的情操，覺得人生就和小說中的人物的荒怪一樣。以後我雖備閱歷和反省，總難糾正我這個人生觀念了。

一七一九——一七三十一在一七一九年的夏天，我把那些小說都看完了。到了冬天，便換了旁的讀物了，我母親所僅留的書籍已全看過，於是就到外公那邊去借讀他的書籍了。真幸運我得到了許多珍貴的書籍，那是一個風雅好學的牧師所收集的，其時風氣如此。李瑟的教會和帝國史、樸氏的世界全史、白珣的偉人列傳、娜尼斯史乘，奧秘的變態論、馬特兒的世界及死的對話，及莫利哀的幾種。我在父親工作時，常唸給他聽的，我尤其愛看白珣的偉人列傳，我不時看它，我的小說癮也就稍稍減少一些了，日後我就漸漸愛看阿日來的，亞里斯多德的亞耳門等人的著作，我也常和父親辯論着一切。從此我的肯由觀念和共和精神；遂深深植根了，我那高傲，以及不肯低首事人的品性，更加堅深了。我在腦中所縈迴者全是希臘、羅馬，的偉人們。我既稟賦着自由公民和愛國的父親的遺傳，深覺偉人們是我的最好的榜樣，我甚至言行之間也會自視爲那些歷史中的人物，高談着，怒目着，一天我在手舞足蹈的演述將難的浪漫行徑時，大家見我的手正勇敢的放到火爐上去了，不免嚇了一跳呢！

我的那個惟一的哥哥，比我大七歲，他學的是父親的手藝。因爲大家對我不免偏愛，對他似乎忽略點，因爲沒有多讀書，他就不怎麼循規蹈矩，而自甘墜下流了！我父親就把他送

到人家去習藝，可是，仍是在家一樣的偷懶。我有時遇見他，他雖未能深知我，但我看他的愛我，全是頑孩的一時高興呢。我記得有一回，父親憤怒了，打他一頓，我即去排勸，並以身遮住哥哥，替他受罰；我父親因我的悲哭及勸解，和怕傷了我的肉體而終於放手了。自此，哥哥便逃之夭夭，有人說他是在德國，不過他始終未有信給我們，存亡莫卜，所以我真的是一個獨養兒了。

我不幸的哥哥，可算是沒受什麼教育，我就相反；我小時養尊處優，就是公子皇孫也怕不及呢！但我在小時從沒有獨自到街頭和那些頑兒玩嬉；家人對我這個怪習氣也不說什麼話。孩子們的那種好說，貪饞，以及打誑的缺點，我當然不能例外，我有時也去偷竊菓物，糖餅，和別的東西；但從沒有去損壞物件，和冤誣旁人過，就是傷害生物我也不會的。只有一回我在鄰家的那個老太太去做禱告時在飯鍋內撒了一泡小便，如此想起這事還覺好笑。那個老太太克拉是一個好人，不過她的嘴總是非常嘀咕的，是我最不贊成。這是我在小時的一點壞事。

我怎會變成壞人呢？我的眼所看者是溫柔的事情，我的四週又全是善良的人物。我的父親，姑母，乳母，親戚，朋友，鄰居，都是愛我而非故意諂媚我的。我自己當然也只有以『愛』親近他們，一切不良的惡習固無由產生，蓋意志既不會受到刺激，行爲當然不敢放肆了。我的同伴是和父親讀書寫字及和乳母散步之外，只有姑母我常和相處，看她織棉，聽她唱

歌，或侍坐她的身旁，我總是十分快樂的。她的樂天的心情，溫婉的品格，漂亮的面孔，婉轉的說話以及笑貌和姿態，至今彷彿猶如在眼前。至於她的打扮，和梳髮的時髦，我也還能憶起它的形式呢！

我以後愛好音樂的癖好，也是姑母所引起的，她懂得許多流行歌曲，她每一引吭高歌，嬌柔婉轉餘音嫋嫋，聽者每爲之動容，憂愁和煩悶，每在不覺中溶化於無形了。那些所唱的曲調大概，使我深深地感到愉快，而且至今有些事情已忘記，這事到此刻還能記起來呢！我雖已如此的衰老頹唐，但有時還會像小孩般的悲唱着那些調子哩！

以上是我初降世時所受到的溫柔和慈愛，其後漸漸養成了一種自大或曲折的情狀，和一種溫柔而帶剛愎的性格了；如此柔弱和剛愎中間就造成了一種矛盾的自我，遂使我的生活克己和智慧，既無所似，驕奢淫佚又復不能了。

我的教育後來因事中斷了，影響我一生的殊爲巨大。這是因爲父親和一個法國的軍官哥突有了嫌隙，這位軍官平日頗不理於衆口，他無故誣害我父親持刃行劫，想使我父親入獄但我父親反訴他挾嫌誣害，照例他也該坐牢的，後來此事總算無形擱置了，他樂得離了日內瓦保全他的名譽和自由，他就遠適異國終其天年了。

因此，我就得往依舅父的撫育了，此時他恰好回來服務日瓦的築城工作，他的大女兒已死，只有一個和我同庚的兒子。我倆就到柏塞去，寄居在楞伯先生家裏，去學習拉丁文和旁

的雜亂的功課。

在柏塞過了二年的鄉村生活，却糾正了我許多放蕩的習氣彷彿又做着小孩子般的。以前在家裏，無拘，無束，倒自動的會去唸書。自到柏塞後，讀書雖爲日常的功課，但常常逃學去找旁的遊戲。鄉村的風景，在城裏的人看去是很新奇的，因此我遂深深的感到興趣，一生簡直沒有消滅過呢！如此醉心自然，在今日我常自恨不能再領略此中的快樂了。說起楞伯先生他是很有智識的對我們管教也極認真，也不使我們太辛苦，我們行動雖受拘束，讀書興趣却也能仍舊持續下去。在這邊我學到的東西雖不多，但却不覺繁重，而且也沒有遺忘，這是我很自慰的。

我天天陶醉在自然環境中，我的心胸擴展了，尤其是養成了高尚的愛情，我以前所受的不過是些茫昧的感情罷了。如今卽和表兄在恬靜的鄉間同住良久，我倆的感情就更覺摯切了。甚至我愛他比以前愛自己的哥哥還親蜜些，而且這種愛永遠不會消滅的，我的表兄瘦癯得很，心情卽溫婉體質也柔弱，是一個軟弱的少年典型。我倆的工作，遊嬉，嗜好，都很相像，加之又是同庚，彼此都想得到一個好友；如果我倆有一人別離了。那另一人必會感人世的孤寂的，我們如此愛好，這個親情是無機會碰到的，但這個感覺却是存在的。我們將永遠不會分離的。我倆，不論在遊戲或工作方面意見極爲和諧，就是稍有不快之處，也會互相遷就的。在外表看，表兄是佔先點，不過由我看來，却也不下於他；恰恰平衡了。他書背不下時

，我在旁暗示着，我文章已做好，就替他代做。遊戲時，我又常是主動的，我倆的性情始終相得，在柏塞到日內瓦這五年間，我倆的親愛始終不貳，有時雖鬧翻了，却不必調人立刻就好的；我倆的反臉永不會超過一刻鐘的，而且我倆也從不曾互相詆毀過。這是小孩最易犯的，這是值得大書的一件事哩！

如這種生活。永久持續下去，就會無形間養成堅定不移的品格。那種溫柔恬靜的情緒，愉快的環境，都可使我奠定人生的根基。我想世人將沒一個比我更誠實的，有時我很感覺到樂趣，有時我又覺悲從中來，但能為親近的人所愛，倒是我唯一的心願了。我品性溫良和表兄一樣，就是我倆的先生柏楞也很和藹的。受教二年，簡直未受一次的厲色和呵斥過，我的心地，可說完全是受大自然的。看見大家愛我，和愛着一切的自然，都使我感到快樂，我常常記得在教堂誦聖經時，有時柏楞師姊看見我誦不下時，她顯出困惱的狀態，真叫我難為情極了。我對於他人誇贊我的，並不注意，但是羞恥却使我極為難堪呢，而楞柏師姊的困惱形狀，更叫我受不了。

楞柏先生的妹妹對我們好像一個嚴母般的，管束我們也很嚴，她常以恫嚇的方法來處罰我們，我雖覺得難過，終不敢有什麼反抗的事，我最是怕人對我有什麼不悅的顏色的，因它是比答罰我還難受呢。她如果見了我們的錯處，便立即板起臉孔，記得有一次她對我威嚇了，還加以答罰呢！但責罰後我倒也不以為意，所以她的恫嚇實在使我害怕。她這回的打過我

，我又覺得有一種快感在心內發生，這是因她真實的情感，和我性情平和之故，我雖常願受她的責罰可是實際上不能夠，這大概因我含有「早熟」性的勃發，和與異性接觸的快樂等關係所致，他的哥哥如其答罰我，我也許感到一點無味呢！

當然再度受打是無法免的，我因無意的犯過，引起楞柏師姊第二回的處責。但以後她對於這種懲戒，覺得沒有教育上的意義，也就不再運用了，其實她責打時她也太辛苦了。後來我們還睡臥在她的寢室內，冬天並在她牀上睡呢！其後她把我們移到另一房間去睡，從此她待我猶如撫養一個大孩子般，我真覺三生有幸咧！

如此八歲年紀的小孩，受了三十歲的女人的懲罰，而能影響我以後的意志，願望，情緒，以及終身浪漫的人格，這事誰會相信呢？我那強烈的性感，常被我的意志和羞恥壓制。我自始即說有強烈的性感，不過到了成年之時我還是保持純潔的，而未給這個早熟的性念所左右。雖常受那無謂的煩悶，如遇佳人而戀慕等；但我並不是如世俗人的亂來，我有理想中的對象，只要能和楞柏師姊那樣純潔的人我就滿足了。

當我發育期內，我非常地渴想女性，但我因受了教育的陶冶，始終未涉淫亂，我的教育，可說是比任何人都純潔些。我有三個姑母，雖不能譽為賢德，却也不是隨俗浮沈的婦人所可同日而語。我的父親雖跌蕩自恣，但在婦人面前却極有禮貌，見了女子，往往未說話，已經怕羞了。他對家人從未苟言色笑，對待小孩也極謹慎。在楞柏先生家也是很規矩的，有一

回一個傭婦因同我們講了一句說笑而被辭去了。所以我一直到成人時，我尚不懂何謂「異性結合」，而且還覺得可憎呢。至於娼妓那些醜態寐我更厭惡了，有一次聽人說起桑間濮上的苟且行爲，我也覺得太不像人們所幹的。

此種教育雖不近情理，但它能阻遏我這種劇烈的慾念，我心內雖是心猿意馬，但我只求如何能使我得到意淫的快樂，無論慾念怎樣沸騰，我只忍耐克制，而形諸夢寐以求滿足罷了，我雖如何癡思妄想，怎樣受着刺激終不敢有何舉動，最多不過在心目中假托一些女聊以寄興而已。

此動早熟性，以及熱烈易刺激的情緒，不僅在我幼年時，對好子的渴慕，都和待楞師姊一樣的純正；就是在我成年後，也不會因早熟和熱烈的性情而使我對女子有放蕩的舉動。這種兒童式的興趣一直維持到永久。而且我的怕羞的癖性，懦怯的舉止，極難得到女人的青睞的。在他人所急要求的，我只是最後的目的，心餘力拙，難怪一般女子不能瞭解我的心情了。當我愛慕着她時，但我不敢說出口來；外面即無所表示，就只有求於內心的滿足了。我覺得最快樂的便是屈身求愛時，受她的嬌詰瞋罵了。此種幻念刺激我的心血沸騰，但同時我更覺得柔怯難爲情，如此的施用愛情當然不會有效力的，我自己雖不能常與女子親近，但我別有真樂，此種樂趣不在形色，而全在夢幻之中。由此可見我孱弱的氣質，純粹的情感以及浪漫的心情無形混合了，遂形成我這樣的情感和守禮的行爲。如果我以此熱烈心情感受，稍

稍越軌一點，那末流弊所及，真是不堪設想哩！

我先說出如此怪誕的懺悔；實則在我的一生，始終都是這類可笑可羞的事情。並沒有什麼罪惡可書。我至今雖已老耄，但這種小孩般衝動猶興未艾，如果我愛了一人，那種熱烈的情焰必至於目明，耳聰，一切知覺必全消失，並且全身肌肉也會引起了顫動，但我終不能對此人有什麼表白這種熱情哩！除了我有一次在兒童時代，曾經有過一個同年的姑娘，雖然這還是她的意思呢！

我的此種最初的遺痕，外面看去，彷彿是矛盾不可解，其實也是勢所必然因為多情善感的關係，如由不同點上的觀察，往往會覺得奇怪的。例如我強烈的心靈和那懦弱的感覺之交戰。誰會相信我這個懦弱而又怕羞的孩子，會做出頑強的事情呢！

有一天，我一個人近在房的一間房內看書，一個女傭把楞師姊的髮梳放在火爐上烘灸，她來拿時，已看到有一邊梳齒完全折斷了。誰會做這個惡作劇，除了我來過此房，別無他人了，於是她們就來指問我，我矢口否認幹過此事，楞伯先生兄妹嚴詞誘迫着，恫嚇着，我仍是不承認。此事就漸顯嚴重了！因為她們以為這是我有心哄騙的行爲，楞師姊不好再打我了，不知誰寫信叫我舅舅來了。其實表兄也遭了一樁錯失；我倆就同受極嚴厲的處罰了。

迄今回憶此事已有五十年久了，我自然不會怕受這同的刑罰了，但我仍要矢口否認我是有罪的，我根本未去折斷梳齒，連碰也未碰到過，更沒有近爐子附近了。有人問起這事的真

相我只有說不明白，我都知道只是我實在無罪罷了。

一個品格溫和而怕羞，熱烈的情感而又傑傲不馴的兒童；他對於世事毫無所知，他一直給溫和和正直所薰染，如今當頭一棒受着的冤屈，而且這冤屈又是他所最親愛最敬重的人所出的，他的心緒，情感，智識，道德方面，是有着怎樣地攪亂呀！你想此種矯正兒童的方法是否適當。至於我是受屈的影響所及，至今猶有餘痛呵！

我對於旁人的誣衊，詆毀，雖還不會介意。但在內心上，我覺此種莫須有的罪名妄加我身，實在太殘酷了。身體的痛苦雖很重尚不覺怎樣，心上忿恨，和失望，却最難受的，我的表兄也在同樣的狀況中，我倆睡在同榻，互抱着身體在抽搐，啜泣，我倆柔弱的心有時也會把忿怒宣諸於口的，我們站起不住的盡力喊着：劊子手！劊子手！劊子手！

我述到這兒，尚覺筋脈憤張，此情此景永遠不會磨滅的了，這第一次的受虐以及不公平已深深地鐫諸腦內使我以後碰到此種事情，就會引起我這第一回一樣的反抗。這個反抗差不多形成我的第二個品性了。這並不是爲我自己的。我後來遇見世間那種橫暴的殘酷情形，彷彿是我身受般的。因此我看到君主的暴虐，以奸刁教士的行偽時，我就十分難過，每欲拔刀去之爲快。有時看見一隻鷄，一頭牛，或一隻狗，受着同類的欺侮時我往往氣喘汗流用石塊趕散它們，這雖是我的一種品性，但那第一次所受的不公正的事件，深印腦際永遠聯結着而不能去諸於懷。